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隋文紀卷五

詳校官中書_臣朱文翰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_臣盧遂

謄錄監生_臣查浩

欽定四庫全書

隋文紀卷五

明 梅鼎祚 編

盧思道

字子行范陽人齊黃門侍郎入周歷掌教士士終隋散騎侍郎才學兼著然不持操

行有集

三十卷

盧記室誄

齊天統二年秋七月司徒記室參軍事永安鄉男范陽
盧詢祖卒先民有言惟德可久抑又聞之惟名為壽爾
之無祿沒而不朽乃援弱翰告哀良友遂作誄曰

皇虛眇邈師緒蟬聯大儒漢世名公魏年司徒藹藹撫
翼沖天尚書疊疊亦稱象賢若人擢秀絕後光前發榮
隨浦韞耀春田爰在弱齡孤根迴立內無怙恃外寡朋
執行有餘力藝無不習善價斯待香名允集下學上達
鑽幽洞微九流百氏異軫同歸文成鍾律韻響珠璣麗
詞泉涌壯思雲飛雄州擢第言割其楚我實褒然觀國
而舉自茲不調多歷年所游泳儒玄從容嘿語納於大
麓崇建府朝八紘所掩車乘翹翹我有明德乃應嘉招

超自幕下來儀鳳條應徐並轍潘顧齊鑣聲華簪帶舉
動朋寮逃矣江陰承風請朔莊生喻指季子觀樂立朝
所寄俊才優學懸河自口靈珠在握乃參軍事仍贊中
鉉大沖所縻德施攸踐同推麗則俱謝蟲篆何才之高
何位之鮮天下士也宜享多福豹變其文鴻漸於陸神
之聽之于何不淑營魄遂往音儀在目嗚呼哀哉昔余
與子分重契深譬諸投漆如彼斷金余慕大隱子惟陸
沈等趨宮閣並綴衣簪春臺共踐秋水偕臨還馬齊轡

出蓋連陰良書濁酒永嘯長吟美言俱贊闕行同箴娛
樂未幾嶮阻相尋忻既無極憂亦難任云何不弔亡我
知音百年已矣萬物傷心嗚呼哀哉京伯君山並嗟湮
滅荀粲王壽同悲天折蘭菊無墜鍾鼓不絕之子云亡
何愧前烈靈衣襲几奠酒盈杯故庭飛簾虛帳凝埃僕
流離而涕泗駭顧慕以遲迴出南陽之舊道掩北邙之
夜臺趙卿之銘已勒滕公之隴未開臨象設而不回詎
幽魂之可來嗚呼哀哉

擢一作挺

在齊為百官賀甘露表

竊以河榮洛變授祉於勲華玄玉素鱗降靈於湯武其
間微禽弱草改狀移形夜宿朝雲星光動色皆以昭臨
下土發揮帝載千祀一致隔代同符伏惟陛下上總天
維傍握河紀持欽翼之小心纂昇平之大業萬靈翹首
應三台以西巡兩儀貞觀乘六氣而東指雲卿既出還
聞百辟之歌河清可俟實得萬人之歎而上玄乃顧神
物薦委飛甘灑潤玉散珠連昔魏明仙掌竟無靈液漢

武金盤空望雲表
豈若神漿可挹流
珠九戶之前天
酒自零凝焰三階之下
斯實曠代祥符前
王罕遇休矣美矣
皇哉唐哉臣等並邀
昌運俱沐玄造驟聞
祕祉亟覩冥貺振鱗
撫翼空馳魚鳥之心
瘞玉編金方待云亭
之后

孤鴻賦序

思道周末除掌教上士高祖為丞相
思道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為孤鴻

賦以寄其
情其序曰

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公之

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
君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
光價而才本騫拙性實疎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
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
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
器務既屏魚鳥為鄰有離羣之鴻為羅者所獲野人馴
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既用銷憂兼以輕疾
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楊子曰鴻飛冥冥騫翥高

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
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鸛鷺以降罕見其儔
而鍛翮牆陰偶影獨立唼喋粃粃雞鶩為伍不亦傷乎
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為之賦

聊以自慰云

寓南史
作翔

勞生論

思道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自恃才
地多所陵轢由是官塗淪滯既又著勞

生論指切當
時其詞曰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

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言時云爾罷郡屏
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
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羣品妍蚩愚
智之辨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
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畧慕孔
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
禮不諂不驕無愠無懌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
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

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為左右陳之夫人生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署纒鑠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於倒躓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既致嫌於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於愚庸篤學強記聾瞽於焉側目清言河瀉木訥所以疚心豈徒蠱惜春漿鴟悵腐鼠相江都而永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逢靳尚趙

壹為之哀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脰
就鞅屏迹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視賈謐郭淮腥臊可
饜淫刑以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之讒足踐龍逢之血
周氏末葉仍值辟王歛笏升階汗流浹背莒客之踵躋
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
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外櫛風沐雨三旬九
食不敢稱弊此之為役蓋其小小者耳今泰運肇開四
門以穆晃旒司契於上夔龍佐命於下岐伯善卷恥徇

幽憂卞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禮
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鳬退飛
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
擘北堂之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人之
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穀稼霑體
塗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
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既聞之
矣他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荅曰雲飛泥沈卑高異

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爵羅於數澤
五衢四炤忽斤斧於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觀人
事之隕獲覩時路之遭危玄冬修夜靜言長想可以累
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
為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
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
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無恥退身知足忘伯
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

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撫讓之風搢紳不嗣夏書
昏墊之罪報政所安朝露未稀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
且落皂蓋填閭竇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惡求
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
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艷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棄
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
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伊
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兄之遇獸心戰色

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棄康
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暫
設去等絕絃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
為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恥不仁不畏不義靡
愧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繇是則紆青佩
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鍾
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為非而時宰之不肯末
俗蚩蚩如此之敝余則違時薄宦屏息窮居甚恥驅馳

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儋石不費囊錢偶
影聯官將數十載駑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真人御
宇斲雕為樸人知榮辱時反邕熙風力上宰內敷文教
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
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
之儔滅影竄迹礫石變成瑜瑾莠莠化為芝蘭曩之扇
俗攪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
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

北齊興亡論

或問主人曰往者魏人失御六合雲擾河朔闕右剪為
二國永熙西遁天平北巡兩朝先主分陝而霸龍戰虎
爭多歷歲祀既而水運值竭天祿永終齊室比迹於唐
虞周人踵武於漢魏齊有五常周易四王並纔踰二紀
相繼而滅若其元首膺期股肱命世立極補天之業銘
常鏤鼎之功至於暴君南面孽臣作輔民怨神怒國殄
祀絕易世之由雖傳之者舊載於史策通人雅旨其詳

可得聞乎主人應之曰吾少仕齊朝晚歸周室因而學
業歷茲永久雅好博古雖欲擬議近世治亂粵可略陳
在魏正光牝雞司旦爾朱榮乘釁內篡滔天泯夏餘燼
跋扈挺禍王城海內生民若崩厥角齊高祖神武皇帝
天縱英明之畧神挺雄武之才能攄豹變投袂而起四
明昆弟大會韓陵類蚩尤風雨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陳
彼曲我直天實贊之日未移晷大殲醜族然後拔立宗
枝入纂皇統羣后成務天下晏如但芒刺成災震逼為

梗居鄭流瑣去而不入遷鼎舊鄴國命維新朝章國憲
燦然畢舉渭南失律似烏林之喪師洛北先鳴同官渡
之凱入雖天命有歸而盡於北面方之魏武具體而微
文襄嗣業始踰弱冠瓌傑之氣足稱負荷賓禮時秀驅
駕羣雄內外肅清朝無秕政侯景背恩棄義狼顧汝穎
蕭衍失信幸災蟻聚彭汴於是謀臣運策猛士推鋒渦
陽之役凶渠匹馬南逝寒山之戰吳卒隻輪不反王思
政入據長安淹歷歲時神旗暫臨如風掃籜三秦勍敵

閉關自守五湖之長革音請命魏孝靜以天厯有在鼎
祚將遣大禮備物率由舊典允恭克讓推而弗居禍生
非慮匕首竊發爾其夷凶剪暴剛斷英峙天崩地折堂
構闕如嗣子幼沖未堪多難文宣雖云外弟少乏令名
人望所歸便見推奉于時政有曩倫朝多俊乂爪牙皆
韓白之伍心腹盡良平之儔外靜方隅內康庶績主之
不才四海弗之覺也洎乎受終文祖燎天改物兵強地
廣國富刑清發號施令必師古始信賞必罰如有四時

年穀屢登災害不作敵人竄迹郊境無虞天保受命迄
於五祀黃初泰始不能遠尚爰及中年誕縱昏德以萬
乘之貴為長夜之飲散髮視朝肉袒聽政手行剗剔躬
運矛鋌寵狎佞諛親愛凡鄙出入市廛遊走衢路太保
高隆之佐命元功廟廊上宰僕射高德政龍潛賓友帷
幄重臣衛尉卿杜弼碩學偉才拔萃出類光祿大夫元
景風流儒雅師範縉紳或赤族見誅或丹頸為戮並直
言竊歎斃於讒口自餘名士良臣非罪遭命淫刑以逞

不可殫言劉曹以還逮於僭偽受命稱帝未有若斯之
慘者也賴有尚書令弘農楊遵彥魏太傅津之子也含
章秀出希世偉人風鑑俊朗體局貞固學無不縱才靡
不通裴樂謝其清言應劉媿其藻麗溫良恭儉讓恕惠
和高行異才近古無二有齊建國便預經綸軍國政事
一人而已詰旦坐朝諮請填湊千端萬緒令議如流剖
斷部領選舉人物滿室盈庭永無凝滯虛襟泛愛禮賢
好士聞人之善若已有之智調有餘尤善當世諧言屢

入時寄無改每乘輿四巡恒守京邑凡有善政皆遵彥之為是以主昏於上國治於下朝野貴賤至于今稱之俄而文宣不豫契于麴蘖諸君繼體纔歷數旬近習預權小人並進楊公慮有危機引身移疾幼主若喪股肱固相敦勉乾明之始難起戚藩變成倏忽殞於殿省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君子是以知齊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密親位居元輔有姬公之戚無復子之親亦由主弱時艱慮深家國當陽正位事出權道身長八尺腰

帶十圍沈深謹厚實有君人之望時甲卒強盛財力殷
阜乃睠西顧恒有吞噬之心兼以天保之後懲其淫縱
不適聲色不事晏遊孝于太后篤于昆季慎惜名器愛
養黎元後庭嬪嬙皆是藩邸之舊數不盈十竟無私寵
特解吏事尤好禮容但政苛碎暗於聽受降年不永暮
歲而崩大漸維幾黜其元子武成母弟之親入主宗祏
而少稟凶德不孝不仁龍攢在嬪淚不承臉太后之喪
亦不哀哭纔及公除便衣絳裘縱侈荒淫不知紀極甘

酒嗜音夜以繼晝有和士開者素出和氏之庶孽其面目亦似突厥輕薄凡猥為衣冠所棄武成在田之日引為叅將聞好彈胡琵琶亦解歌舞一面之後便大相愛悅恒在卧內同食共寢淫穢之事無所不為天保之世文宣知其如此頓鞭二百徙配長城後遇赦得還武成為右丞相久別得還恩盼愈厚信宿之間賜賞巨萬及踐大位親顧彌隆爰自黃門漸至端右盡景娛侍略不休停就令暫出便追騎相尋士開作威作福略無顧憚

恩寵勢望燠灼朝野恣性貪淫人倫少例心如谿壑行
均犬豕甲第當衢侔擬公室富商大賈朝夕盈門朝士
無賴者亦競相諂媚或送婢妾或進子女筐篚苞苴烟澆
波屬士開葬母傾朝追送諂諛尤甚者至悲不自勝澆
薄邪佞愛踰弟兄名賢素士略不交言其所薦延奏無
不遂榮枯進退定于俄頃于時下陵上替奔競成習士
無貴賤風節頓盡趙彥深阿諛順旨俛首懷祿元文遙
器能先見不敢措言此外羣官靡不媮食齊室大壞其

源始于此河清之末長彗為災太史奏言須有攘救武
成便自稱太上傳位後主胡長榮以從舅之親馮子琮
以姨夫之戚俱受寄託並當樞要或性識庸近或意懷
險薄皆不學無術智能淺短及天統末年武成即世和
士開一相處內自擬伊周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明
德茂親聰爽俊悟藩王之內時望隆重以士開凶醜宜
加屏黜入踐青蒲讜言規諫而少主聰察不類成昭母
后才明異於馬鄧士開禮于疎行長榮為其謀主遂使

密戚賢王絞縊以戮雖遐邇胥怨愚智同憤而依托城社末如之何數載之間肆其穢行與馮子琮夫婦鬻獄賣官三家府藏賄貨山積凶愚子弟並處高資更相貸易擇而後授司徒瑯琊王儼年甫十四兼領憲司憤其所為切齒忿咤執送南臺異其身首子琮以構扇兩端一時依法二凶俱勦朝野晏清京師市里舞蹈成羣梁董之慶不足斯比瑯琊心實去惡跡乃陵上不容於時俄而賜盡自茲已後政道彌昏高阿那以牧圉之勤重

其佞媚韓長鸞以鞫紲之能悅其趨走又有女奴陸氏
出自掖庭凶智狡筭舉世無足以保母之恩特見尊寵
六宮謂之世師人主以為內相舞弄王法掩塞天聽慶
賞刑威出於婢口頑嚚弟姪布於列位帝戚皇支不能
及也陸子駱提婆者出於皂隸本是鞮工愚暗庸短僅
辨菽麥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宣淫肆暴甚於和氏窮
極富貴轉日迴天愚薄之倫折枝舐痔輕者進貨賂重
者緒婚姻朝廷混然無復廉恥清貞守道更被嗤怪漢

世張趙不能喻其萬一晉朝賈郭未足比其錙銖斛律
明月屬鏤之錫寃動天地崔季舒龍逢之戮痛切幽明
加以內叅年少閹官之屬親狎寵私盈滿宮禁干預政
事剝削生民黔首呼嗟以日為歲其反道違常速亡趨
滅事非一緒不可勝陳後主自生宮闈長於尼媪不接
端士不見正人朝夕諮諏罕聞調護之客便煩左右莫
匪刀鋸之餘飛鷹走狗蕩其心慮麗色淫聲亂其耳目
論功德者云羲軒無以尚述欽明者稱堯舜不能踰才

智之士棄而不任假有名級備員而已憲章綱紀蕩然
無餘魚爛土崩以俟勅寇周武大捷平陽乘虛深入將
有降心士無鬪志前世耿賈之雄俛眉頓顙先朝貔虎
之銳歛氣重足舉晉陽如拾芥攻鄴宮猶振槁萬里百
城交臂屈膝南極江淮北盡砂塞西界函谷東至滄溟
府帑粟帛之饒兵革士民之衆齊之所畜盡為周有不
亦哀哉

後周興亡論

周太祖文皇帝幼而機警智數過人屬魏末多故召募
關隴值二將相屠三軍未一見推為主遂握兵符俄而
魏武西巡奉迎車駕挾天子以令諸侯萬世所一時也
撫養荒餘鳩聚兵甲同心之旅不滿萬人齊神武以大
兵數十萬將清灞滙雷動雲移萃於渭曲太祖以數十
敝卒振旅而還遂基王業實泰以勁兵深入一戰喪元
高敖曹以銳氣先登臨陣受首兵革歲動敗鮮勝多高
氏雖怙其衆力莫敢先至邛山之舉我師敗績收合亡

散退守有餘及蕭氏將亡邊服震擾荆郢內附庸蜀來
王器械完整貨財充實帶甲百萬驍將如林晏駕之辰
國與齊人相埒矣閔帝以嫡嗣承基應天納禪弱齡厭
世未及稱皇徒以庶長見立纂我鴻緒從容文雅亦守
文之良主焉二帝景命不融高祖始登大位于時大冢
宰晉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國
柄朝權頓去王室高祖高拱深視彌歷歲年談議儒玄
無所闕預祭則寡人晉公之不忘也但自下裁物其主

不堪累世權強一朝折首其餘黨與咸見夷戮惡禽梟
物掃地無餘爾乃棄奢淫去浮偽施一德布公道屏重
內之饒躬大布之衣始自六宮被於九服令行禁止內
外肅然以釋氏立教本貴清靜近世以來糜費財力下
詔削除之亦前王所未行也值齊季失德取亂侮亡親
御戎軒再舉而減軍令肅然秋毫莫犯數旬而定不戮
一人未及下車革其弊政山東士女欣戴如歸但天性
嚴忍果於殺戮血流盈前無廢飲噉行幸四方尤好田

獵從禽於外非夜不還飛走之類值無免者識者以此
少之雖有武功未遑文德彛章禮教蓋闕如也練甲治
兵將掃沙漠遠圖不遂暴疾升遐宣帝初在東宮已多
罪失高祖每加嚴訓不能修改嗣位之初飾情自勵踰
年已後變態轉興耽酒好色常居內寢角抵逸遊不捨
晝夜分命使人徵求子女積之後宮以千萬數此石虎
之淫風也寵姬四人並立為皇后車服節文與內主無
別此劉聰之亂政也少在儲宮頗覽經籍臨朝對衆亦

有精神但稟猜狂持好詭異衣冠形色皆與舊制不同
文武侍臣屏棄遐裔內外門閣皆別令宦者看守出入
去來並錄其數殿省以目相視然朋淫於家無所簡擇
乃至長樂亦有醜聲大象之末忽焉慘虐鞭撻朝士動
至數百背及胸腹一時下手楚毒之理不可忍見祖宗
廟號諱不得稱變易官名回轉姓族車乘輪輻並有貴
賤之殊婦女莊點亦有上下之異後庭嬪妾房有數人
自旦至夕恒令危坐相對有不如法便即捶楚內外命

婦朔望朝謁皆令為丈夫拜伏以示肅恭自號為天不復稱朕此外小事異同不可勝紀狂惑妖僻開闢未之有也客曰齊武成荒悖庸暗怨結人神厥嗣不昌理則然矣周祖聰明神武冠世雄奇因愚子以至顛覆豈人事乎抑天道也蒙有惑焉請聞其說主人曰寒暑晦明二儀之不同也賢愚治亂五勝之相形也是以酒池肉林乃周王之締構坑儒滅學亦漢后之驅除齊自天保受終迄於武平喪國孝昭之外竟無令主河清以後國基

漸墜昏主慢遊於上黎民怨譴於下逮於末葉君弱臣
愚外崩內潰周人取之猶坂上之走丸也周武任數舉
情果敢雄斷擁三秦之銳屬攻昧之秋削平天下易同
俯拾未及三祀宮車挽駕嗣子披猖肆其凶慝真人革
命宗廟為墟此蓋天所以啟大隋非不幸也

兵革一作兵車

為隋檄陳文

英華盧思道為北齊檄陳文注云此檄述吳明徹及司馬消難事以

史考之明徹呂梁之敗在周宣政元年先一年周已滅齊後二年消難方奔陳又明年周禪隋開皇元年伐陳英華既題作北齊又文有我大齊之語未詳其誤兩齊字疑皆為隋

鼎案此機稱頌者乃陳宣帝也及陳書宣
帝大建十年有明徹呂梁之敗十二年八月
有消難之奔以十四年正月薨則此應十三
年事而宣紀此年並不載北齊見攻且檄云
齊之方季實多涼德江淮之間變為頊有此
正指北齊也檄當張齊豈自言方季涼德邪
攷陳宣薨之歲為壬寅次年癸卯隋文帝纂
周為開皇元年是年九月陳將周羅暉陷胡
墅蕭摩訶攻江北隋以長孫覽等為行軍元
帥代陳政此檄有受終革命之語則其時也
長孫覽傳開皇二年有事江南微覽為行軍
元帥出壽陽水陸俱進會陳宣帝卒監軍高
頊以禮不伐喪而還固相合第元年
二年小異耳史傳年月錯互多此類

告三江之表偽署君臣將帥州郡邑落士民等蓋聞上

玄垂象列宿拱辰極之中厚載成形百谷指滄溟之大
是以三五以降哲王明后遠覃聲教大燁威靈日月之
所照臨俱荷亭育舟車之所通泊咸附象輶我大隋積
德累功開物成務光宅寰海覆幬蒸民虞夏受終顧有
慙德湯武革命未云盡善滄波已東九譯請吏玉門之
右萬里無塵諸華冠帶之俗肆勤南畝皮服引弓之渠
頓顙北闕內外禔福區宇懾然皇上垂拱巖廊司契而
已惟夫太伯之後實號勾吳少康之裔是為于越江界

湫湄如掌之陋塗泥所集瘴癘自興自昔皇王列壤班
瑞春秋之義爵不過子在晉永嘉運北數極司馬睿衆
無一旅播越江濱劉蕭已還多歷世祀魏氏奄一神州
置之度外且西吞巴蜀北據淮淝善人君子可以為國
陳霸先下愚小醜品極輿隸屬揚部淪胥之日幸梁人
殲敗之秋騁其姦回妄自尊大等蠻觸之戰爭似鱗鮒
之跳躍曇頊昏頑賊忍不義不慈剽厥猶子竊其偽位
蜂蠆非毒谿壑易滿事甚楚圍之纓理切吳光之劒國

小地狹虐用其民坑戮侔於屠伯艾夷過於薙氏加以
沈迷麴蘖酣酗終朝澆灌取盡夜以繼晝貨賄公行政
刑不立疎棄良士狎近小人守宰蠶漁子弟荒暴頭會
箕歛杼軸其空災異相仍稻蟹不熟江左黎獻戴目而
視齊之季世實多涼德江淮之間暫為頃有便謂三眷
易求百年可致違卜愼諫黷武窮兵吳明徹程文秀之
徒並早經行陣粗有風力彼朝上下繫以存立呂梁之
役貫盈惡稔曾未交綏雲卷霧徹組練塞垣餘腥噓水

顧盼之頃隻輪不歸及周宣馭厯將一淮海荆舒之民
奢侈為怨聊命偏裨拯其荼毒長江以北若火焚毛是
則楊越之地為陳孤立卒散壤蹙邦嬴政塞乘奔無轡
譬茲非險坐薪待燃方此為泰司馬消難切荷特私任
居連率猜狂使酒竊地外犇曇頊背恩棄德是信是使
引盜納姦無媿無畏天奪其魄憑犯不悛緣邊諸城犬
羊薦食聖主以軒開萬國屬盡九州一隅不庭宜置天
討爰詔六軍分閫受鉞西徵秦隴之銳北引燕代之英

五校雄兒超乘俱起三河猛士援距爭奮虎夫萬隊豹
騎千羣並骨勇肉飛風驤霧合憬彼江黃之衆遏矣彭
濮之民巨艦高艫順流東指江都壽春之域扼喉撫背
之兵飛龍赤馬絕水南越漢后昆明未足方其訓旅魏
王玄武不能比其隸師以江湖之泥短衣祝髮輕舸利
舸便習者多陳上迷天意下憑地險所以舉尾支山怒
臂當轍今荆門銳卒致命前驅淮南義師賈勇競入揚
舲振解兔走鳥飛然則彼之所長我亦兼有我利涉大

川匪旦伊夕江郢運艚吳會喬旅東西過絕通致無由
偽朝軍旅或陳誠款密使相尋叢爾危邦表裏攜二兼
弱攻昧今也其時扛鼎蒙輪之卒事均驅兇三禮四義
之將俛視韓白正正之旗百道俱進並雲移雷動大會
金陵牙旗暗山原金鼓沸天地呼吸則江漢迴流叱咤
則衡嶽可拔運岱山而壓春卯引渤海而濯秋螢當不
足等其銷滅言其麤粉猥以不武謬總戎律上稟廟堂
之謀下資素飽之氣使張悌之魂先遊北斗呂嘉之級

遠至新鄉漂櫓溺駭孱然已至亂麻積莽可為寒心偽
主若天誘其誠去危轉禍審青蓋之欲歸知蔣山之應
渡銜璧與視拜手轅門則上比吳蜀之君不失公侯之
寵陳之伯辟卿士編戶黔庶有能深識逆順因事立功
亦當服冕乘軒紆青佩紫疏爵酬庸待以不次王者之
師全救為本萬姓毫釐靡所侵軼勉求多福無待噬臍
檄之所到咸共申省

轍一作轅卒一作士
暗一作映遊一作逝

祭灤湖文

維開皇元年十二月朔甲子具位姓名遣某官以清酌
庶羞之饋敬祭灤湖之靈曰決滌澄湖南服之紀斜通
海甸旁帶江汜深過百仞潤踰九里彭蠡莫儔具區非
擬揚越不庭多歷年紀王師薄伐六軍戾止戒期止日
馬首欲東常陰作沴零雨其濛水氣朝合天雲夜同申
之苦霧繼以嚴風塗泥已甚軌躅不通有稽天罰用沮
元戎唯夫百神受職水靈為大皇王御宇率土無外當
使日月貞明天地交泰雨師止其淋瀝雲將卷其蔚蒼

東渡戈船南聳雕旆收尉佗之黃屋納孫皓之青蓋然
後革車旋軫戎卒凱歌楚俘霧集冀馬星羅無德不報
有酒如河神之聽之斯言匪蹉

為高僕射與司馬消難書

消難字道融河內溫人妻齊神武女拜駙馬
都尉光祿卿出為北豫州刺史文宣末歸周
歷邳州總管隋文帝輔政消難舉兵應尉遲
迴復歸於陳為車騎將軍及陳平免死卒于
家按此書乃隋高頴伐陳
時也頴為尚書左僕射

名白一成雲雨再歷炎涼引領南望勞眷無已歲暮寒

重想比勝宜羈泊水鄉無乃勤悴公居齊室家實元勲
後入周朝爵窮上等富貴榮名時無與二西征南逝蓋
不獲已且聖主敬於恩舊情期款到背冰之始曲憲申
恩公之妻孥一無所問行李往來想宜知悉陳氏背盟
負約事非一緒所以爰詔大將軍龔行天罰靈旗電掃
師次江陽延首金陵但增翹注昔龐萌重獲漢主宥其
深辜魏洽再歸曹王棄其大背惜其才也今古如一醉
飽之過願不自疑兼齊氏王姬宛然在室諸子陸陸如

何易忘門生故吏遍於京輔舊友密親擊鐘鼎食萬里
飄然音塵不嗣眷言及此伊何可懷今元戎啟行易為
去就承眷有素敢布腹心若使雙舫浮渡三叛獲俘函
首長安悔無及也

英華

諫除大理奏

思道為散騎侍郎奏內史侍郎事
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奏

省有駕部寺留大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
而賤刑名誠為未可

薛道衡

字玄卿河東汾陰人齊中書侍郎歷周授
儀同入隋拜司隸大夫煬帝忌其才賜死

集五

十卷

使陳奏

道衡除中書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陳高祖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

折識朕

意焉

江東蕞爾一隅僭擅遂久實由永嘉已後華夏分崩劉石苻姚慕容赫連之輩妄竊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畧周齊兩立務在兼并所以江表逋誅積有年紀陛下聖德天挺光膺寶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

祭江文

維開皇元年行軍元帥晉王謹以太牢之奠敬祭南瀆
大江之神仰惟靈性包平智德擅靈長上膺東井下紀
南國引雙流而分九派長四瀆而約百川自晉永嘉乾
靈落網叢爾吳越僭偽相承陳賊叔寶世濟其凶士庶
為其塗炭人神所以怨憤忝司九伐清彼一方分命將
士乘流南渡仰憑靈祐咸蒙利涉今申命蒼兕躬總精
銳直趨金陵行登石首庶蛟螭竄於洲渚帷蓋靜於波

濤江表克平海內清泰謹申禮薦惟神尚享

祭淮文

元帥晉王謹以清滌制幣太牢之奠敬祭於東瀆大淮
之靈蓋聖德應期神功宰物上齊七政下括四海自晉
人喪道彛倫攸斁天隔内外地毀東南三吳成危亂之
邦百越為逋逃之藪皇帝肇開鼎業光有神器圖出龜
龍鏡懸金玉憂勞庶績無忘寤寐言念蒼生情深矜養
河源海外莫不來庭跼頓呼韓歲時拜誦偽陳叢爾尚

阻聲教妖賊叔竇僭竊遺緒毒流江左寃結人神上軫
皇情義申弔伐猥蒙朝寄撫寧淮甸仰惟導源桐栢長
邁蓬萊標四瀆而引百川擅五材而含七德庶憑流惡
之靈克成除暴之舉使水陸旌旗所向無前吳會君長
束手歸服謹申薦醴惟神尚饗

高祖文皇帝頌

道衡轉播州刺史表求致仕賜
帝欲以祕書監待之及上高祖

頌不悅謂燕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比魚藻
之義也拜司隸大夫竟坐議新法賜死

太始太素荒茫造化之初天皇帝皇杳冥書契之外其

道絕其迹遠言談所不詣耳目所不追至於入穴登巢
鶉居鶩飲不殊於羽族取類於毛羣亦何貴於人靈何
用於心識羲軒已降爰暨唐虞則乾象而施法度觀人
文而化天下然後帝王之位可重聖哲之道為尊夏后
殷周之國禹湯文武之主功濟生民聲流雅頌然陵替
於三五慙德於干戈秦居閨位任刑名為政本漢執陵
圖雜霸道而為業當塗興而三方峙典午末而四海亂
九州封域窟穴鯨鯢之羣五都遺黎蹴踏戎馬之足雖

玄行定嵩洛木運據嶠函未正滄海之流詎息崑山之
燎叶千齡之旦暮當萬葉之一朝者其在大隋乎粵若
高祖文皇帝誕聖降靈則赤光照室韜神晦迹則紫氣
騰天龍顏日角之奇玉理珠衡之異著在圖錄彰乎儀
表而帝系靈長神基崇峻邠岐之累德異豐沛之勃
起俯膺歷試納揆賓門位長六卿望高百辟猶重華之
為大尉若文命之任司空蒼歷將盡率土糜沸玉弩驚
天金鉞照野姦雄挺禍據河朔而連海岱猾長縱惡杜

白馬而塞成臯蜀逆命憑銅梁之險鄖黃背誕引金
陵之寇三川已震九鼎將飛高祖龍躍鳳翔濡足授手
應赤伏之符受玄狐之錄命百下百勝之將動九天九
地之師平共工而殄蚩尤翦獫狁而戮獫狁不煩二十
八將無假五十二征曾未踰時妖逆咸殄廓氛霧於區
宇出黎元於塗炭天柱傾而還正地維絕而更紐殊方
稽顙識牛馬之內向樂師伏地懼鍾石之變聲萬姓所
以樂推三靈於是改卜壇場已備猶弘五讓之心億兆

難違方從四海之請光臨寶祚展禮郊丘舞六代而降
天神陳四圭而饗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
令典改易徽號因庶萌之子來移創都邑天文上當朱
鳥地理下據黑龍正位辨方揆景於日月內宮外座取
法於辰象懸政教於魏闕朝羣后於明堂除舊布新移
風易俗天街之表地脈之外獺獫孔熾其來自久橫行
十萬樊噲於是失辭提步五千李陵所以陷沒周齊兩
盛競結旄頭娉狄后于漠北未足息其侵擾傾珍藏於

山東不能止其貪暴炎靈啟祚聖皇馭寓運天策於帷
宸播神威於沙朔柳室氍裘之長皆為臣隸瀚海蹄林
之地盡充沙苑三吳百越九江五湖地分南北天隔內
外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獸據之險恒有僭偽之君
妄竊帝王之號時經五代年移三百爰降皇情永懷大
道愍彼黎獻獨為匪人今上利建在唐則哲居代地憑
宸極天縱神武受脤出車一舉平定於是八荒無外九
服大同四海為家萬里為宅乃休牛散馬偃武修文自

華夏亂離，縣積年代，人造戰爭之具，家習澆偽之風。聖人之遺訓，莫存先王之舊典。咸墜爰命，秩宗刊定五禮。申勅太子，改正六樂。玉帛罇俎之儀，節文乃備。金石匏革之奏，雅俗始分。而留心政術，垂神聽覽。早朝晏罷，廢寢忘食，憂百姓之未安，懼一物之失所。行先王之道，夜思待旦。革百王之弊，朝不及夕。見一善事，喜彰於容；旨聞一愆，犯歎深於在予。薄賦輕徭，務農重穀。倉廩有紅腐之積，黎萌無阻饑之慮。天性弘慈，聖心惻隱，恩加禽

獸胎卵於是獲金仁霑草木牛羊所以勿踐至於憲章
重典刑名大辟申法而屈情決斷於俄頃故能彛倫攸
叙上下齊肅左右絕諂諛之路縉紳無勢力之門小心
翼翼敬事於天地終日乾乾誠慎於亢極陶黎萌於德
化致風俗於太康公卿庶尹遐邇岳牧僉以天平地成
千載之嘉會登封降禪百王之盛典宜其金泥玉檢展
禮介丘飛聲騰實常為稱首天子為而不恃成而不居
沖旨凝邈固辭弗許而雖休勿休上德不德更乃潔誠

岱岳遜謝愆咎方知六十四卦謙撝之道為尊七十二
君告成之義為小巍巍蕩蕩無得以稱焉而深誠至德感
遠於穹壤和氣薰風充溢於宇宙二儀降福百靈薦祉
日月星象風雲草樹之祥山川玉石鱗介羽毛之瑞歲
見月彰不可勝紀至於振古所未有圖籍所不載目所
不見耳所未聞古語稱聖人作萬物覩神靈滋百寶用
此其効矣既而遊心姑射脫屣之志已深鑄鼎荆山升
天之駕遂遠凡在黎獻共惟帝臣慕深考妣哀纏弓劍

塗山幽峻無復玉帛之禮長林寂寞空見衣冠之遊若
乃降精燁怒飛名帝錄開運握圖創業垂統聖德也撥
亂反正濟國寧人六合八紘同文共範神功也玄酒陶
匏雲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極配天大孝也偃旆戢戈正
禮裁樂納民受域驅俗福林至政也張四維而臨萬寓
侔三皇而並五帝豈直錙銖周漢么麼魏晉而已雖五
行之舞每陳於清廟九德之歌無絕於樂府而玄功暢
洽不局於形器懿業遠大豈盡於揄揚臣輕生多幸命

偶興運趨事紫宸驅馳丹陛一辭天闕奄隔鼎湖空有
攀龍之心徒懷蓐蟻之意庶憑毫翰敢希贊述昔堙海
之禽不增於大地泣河之士非益於洪流盡其心之所
存忘其力之所及輒緣斯義不覺斐然乃作頌曰悠哉
邃古邈矣季世四海九州萬王千帝三代之後其道逾
替爰逮金行不勝其弊戎狄猾夏羣凶縱慝竊號淫名
十有餘國怙威逞暴悖禮亂德五嶽塵飛三象霧塞玄
精啟厯發迹幽方并吞寇僞獨擅雄強載祀二百比祚

前王江湖尚阻區域未康勾吳閩越河朔渭涇九縣瓜
分三方鼎峙狙詐不息干戈競起東夏雖平亂離瘼矣
五運叶期千年肇旦赫矣高祖人靈攸贊聖德迴生神
謀獨斷瘴惡彰善夷凶靜難宗伯撰儀太史練日孤竹
之管雲和之瑟展禮上玄飛煙太一珪璧朝會山川望
秩占揆星景移建邦畿下憑赤壤上叶紫微布政衢室
懸法象魏帝宅天府固本崇威勾河瀚海龍荒狼望種
落陸梁時犯亭障皇威遠懾帝德遐暢稽顙歸誠稱臣

內向吳越提封斗牛星象積有年代自稱君長大風未
繳長鯨漏網授鉞天人豁然清蕩戴日戴斗太平太蒙
禮教周被書軌大同復禹之跡成舜之功禮以安上樂
以移風憂勞庶績矜育黔首三面解羅萬方引咎納民
軌物驅時仁壽神化隆平生靈熙阜虔心恭已奉天事
地協氣橫流休徵紹至壇場望幸云亭虛位推而不居
聖道彌粹齊跡姬文登發嗣聖道類漢光傳莊寶命知
來藏往玄覽幽鏡鼎業靈長洪基隆盛崆峒問道汾射

宵然御辯遐逝乘雲上仙哀纏率土痛感穹玄流澤萬
葉用教百年尚想獻圖永惟聖則道洽幽顯仁霑動植
爰象不陳乾坤將息微臣作頌用申罔極

考敬肅狀

肅河東蒲坂人仕隋有吏績大業中
遷潁川郡贊務朝東都煬帝令道衡

為天下郡官
之狀稱肅曰

心如鐵石老而彌篤

辛德源

字孝基隴西狄道人仕齊歷中書舍人周
宣納上士入隋久不調終蜀王諮議叅軍

集二
十卷

漢姜肱贊

姜肱澹雅昆季遺榮同衾協好比德齊聲戰勝而悅嘉
遯以貞孤舟直邁卷跡滄溟

東晉庾統三人讚

運邁屯凶三孤丞立離禽嬰鳴邂逅同集式穀既熟和
響具翕肇彼遠岐泯焉齊入

朱明張臣尉贊

詩詠張仲今也朱明輜財敦友衣不表形寡妻屏穢棠

棟增榮臣尉邈然醜類感誠

杜臺卿

字少山博陵曲陽人卿之子仕齊歷中書黃門侍郎周平齊歸鄉里入隋拜著作郎

集十

五卷

淮賦序

按此序稱追而賦之則齊平後或入隋所追賦也臺卿本傳在隋書

古人登高有作臨水必觀焉吟詠比賦可得而言矣詩
周南云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邛風
云涇以渭濁湜湜其沚衛風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小
雅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大雅云豐水東注惟禹之績

周頌云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鱸有鮪有鰭有鯉魯頌
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此皆水賦濫觴之源也後漢班
彪有覽海賦魏文帝有滄海賦王粲有遊海賦晉成公
綏有大海賦潘岳有滄海賦木玄虛孫綽並有海賦楊
泉有五湖賦郭璞有江賦唯淮未有賦者魏文帝雖有
浮淮賦止陳將卒赫怒至於兼包化產略無所載齊天
統初以教府詞曹出除廣州長史經淮陽赴鎮頻經利
涉壯其淮沸浩蕩且注巨海南通曲江水怪神物于何

不有遂撰聞見追而賦之

戴逵

逵有與釋慧命書載廣弘明集見後蓋周隋間人

皇太子箴

藝文云隋戴逵

無謂父子無間江充掘蠱無謂兄弟無攜倡優起舞

王孝籍

平原人

奏記吏部尚書牛弘

孝籍好學博覽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劭修國史在省數年不免輸稅孝籍不得志奏記于弘弘亦知其有學業而竟不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為業終于家

竊以毒螫瘡膚則申旦不寐饑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為感況懷抱之內冰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齧舌絨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涸鱗吹噓可用蜚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德雖復山川綿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跌緩於持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

必懸於喬樹之枝沒於深泉之底夫以一介貧人七年
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需賣貢禹之田供釋之之費有
弱子之累乏強兄之產加以慈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
違闕關山超遠齧臂為期前途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傾
對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
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箠予無徵
齎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為之
不樂也潛鬚髮之內居眉睫之間予野未曾聞離朱所

不見久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小人所以為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為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玉未剖荆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憎耳目之明無手足之蹙憚而不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

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汙窮
愁之簡屬離憂之辭託志于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
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玷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

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願少加矜愍留心無忽

北史跌

隋書作經喬作稿底下有矣字慈作老傾對作已勤
發作髣玷作點同刊北史作刑誤從書矜書作怜

魏澹

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齊中書舍人歷周
納言中士入隋為著作郎有集二十卷

魏史義例

高祖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繪
為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

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八傳別
為史論及例一卷并目錄合九十二卷澹之

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所著魏書甚簡要大矯收繪之失上覽而善之

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極終始絕名故穀梁傳曰太上不名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況天子乎若為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以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舉以太子之禮杜預注云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義聖人之微旨

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為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諸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其二曰五帝之聖三代之英積德累功乃文乃武賢聖相承莫過周室名器

不及后稷追諡止於三王此即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鏡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言是觀過所謂決渤海之水復去隄防襄陵之災未可免也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為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坐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緒方

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之三世
稱諡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曰臣以為南巢桀
亡牧野紂滅斬以黃鉞懸首白旗幽王死於驪山厲王
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貽戒將
來者也而太武獻文並皆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
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賊子何所
懼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足孰不瞻仰况復
兵交御坐矢及王屋而可隱沒者乎今所撰史分明直

書不敢迴避且隱桓之死閔昭殺逐丘明據實敘於經
下况復懸隔異代而致依違哉其四曰周道陵遲不勝
其敝楚子親問九鼎吳人來徵百牢無君之心實彰行
路夫子刊經皆書曰卒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
王各自署置當其生日聘使往來略如敵國及其終也
書之曰死便同庶人存沒頓殊能無懷愧今所撰史諸
國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其五曰壺遂
發問馬遷荅之義已盡矣後之述者仍未領悟董仲舒

司馬遷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撥亂之法興衰理異制作亦殊治定則直敘欽明世亂則辭兼顯晦分路命家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廢春秋作焉堯舜盛尚書載之是也漢興以來改正朔易服色臣力誦聖德仍不能盡余所謂述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謬哉然則紀傳之體出自尚書不學春秋明矣而范曄云春秋者文既總畧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為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為優故繼

而述觀瞻此言豈直非聖人之無法又失馬遷之意旨
孫盛自謂鑽仰具體而放之魏收云魯史既修達者貽
則子長自拘紀傳不存師表蓋泉源所由地非企及雖
復遜辭畏聖亦未思紀傳所由來也

又

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為立論
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
銘頌重叙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

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間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為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

敬奉議

澹聘於陳陳人使潘徽接對澹反命為啟於陳主云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徽以

伏奉為重敬奉為輕却而不奏澹立議徽復難之遂改焉

曲禮注曰禮主於敬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曰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為輕竟何所據

潘徽

字伯彥吳人陳新蔡王國侍郎入隋歷京兆郡博士坐交楊玄感出為西海郡威定主簿

難魏澹議

徽時為陳客館令

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為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別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既於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復並謂極重乎至若敬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為義雖是不輕但敬

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
為深據

韻纂序

徵初歸隋為州博士秦孝王俊召為
學士令撰集字書名為訓纂徵為序

文字之來尚矣初則羲皇出震觀象緯以法天次則史
頡佐軒察蹄迹而取地於是八卦爰始爻文斯作繩用
既息墳籍生焉至如龍筴授河龜威出洛綠綈白檢述
勛華之運金繩玉字表殷夏之符銜甲示於姬壇吐卷
徵於孔室莫不理包遠邇迹會幽明仰協神功俯照人

事其制作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萬代正名
百物為生民之耳目作後王之模範頌美形容垂芬篆
素暨大隋之受命也追縱三五並曜參辰外振武功內
修文德飛英聲而勒嵩岱彰大定而銘鍾鼎春秋羽
盛禮樂於膠庠省俗觀風採歌謠於唐衛我秦王殿下
降靈霄極稟秀天機質潤珪璋文兼黼黻楚詩早習頗
屬懷於言志沛易先通每留神於索隱尊儒好古三雍
之對已適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彌洽遨遊必名教漁獵

唯圖史加以降情引汲擇善芻微築館招賢攀枝佇異
剖連城於井里賁束帛於丘園薄技無遺片言便賞所
以人加脂粉物競琢磨俱報稻梁各施鳴吠于時歲次
鶉火月躔夷則驂駕務隙靈光意靜前臨竹沼却倚桂
巖泉石瑩仁智之心煙霞發文彩之致賓僚霧集教義
風靡乃討論羣藝商略衆書以為小學之家尤多舛雜
雖復周禮漢律務在貫通而巧說邪辭遞生同異且文
訛篆隸音謬楚夏三蒼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

之屬唯別體形至於尋聲推韻良為疑混酌古會今未
臻功要末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判清濁纔分宮羽
而全無引據過傷淺局詩賦所須卒難為用遂躬紆睿
旨標摘是非撮舉宏綱裁斷篇部總會舊轍創立新意
聲別相從即隨注釋詳之詁訓證以經史備包騷雅博
牽子集汗簡云畢題為韻纂凡三十卷勒成一家方可
藏彼名山副諸石室見羣玉之為淺鄙懸金之不定爰
命末學製其都序徽業述已寡思理彌殫心若死灰文

慙生氣徒以犬馬識養飛走懷仁敢執顛沛之辭遂操
狂簡之筆而齊魯富經學楚鄭多良士西河之彥幸不
誚於索居東里之才請能加於潤色

江都集禮序

晉王廣復引徵為揚州博士令與
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徵為序

禮之為用至矣大與天地同節明與日月齊照源開三
本體合四端巢居穴處之前即萌其理龜文鳥迹以後
稍顯其事雖情存簡易意非玉帛而夏造殷因可得知
也至如秩宗三禮之職司徒五禮之官邦國以和人神

惟敬道德仁義非此莫成進退俯仰去茲安適若璽印
塗猶防止水豈直譬彼耕耨均斯粉澤而已哉自世屬
坑焚時移漢魏叔孫通之碩解高堂隆之博識專門者
霧集制作者風馳節文頗備枝條互起皇帝負扆垂旒
辨方正位纂勛華之厯象綴文武之憲章車書之所會
通觸境斯應雲雨之所霑潤無思不韙東探石簣之符
西蠹羽陵之策鳴鑾太室偃伯靈臺樂備五常禮兼八
代上柱國太尉楊州總管晉王握珪璋之寶履神明之

德隆化讚傑藏用顯仁地居周邵業冠河楚允文允武
多才多藝戎衣而籠闕塞朝服而掃江湖收杞梓之才
闕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學網羅百氏繼稷下之絕軌弘
泗上之淪風蹟無隱而不探事有難而必綜至於采標
綠錯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圃翰林之域理
窟談叢之內謁者所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莫不澄涇
辨渭拾珠棄蚌以為質文遞改損益不同明堂曲臺之
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答崔譙何庾之論簡牒

雖盈菁華蓋鮮乃以宣條暇日聽頌餘晨娛情窺寶之鄉疑相觀濤之岸總括油素躬披緗縹芟蕪刈楚振領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數用比星周軍國之義存焉人倫之紀備矣昔者龜蒙令后睢渙名藩誠復出警入蹕擬乘輿之制度建韞載旂用天子之禮樂求諸述作未聞茲典方可韜之類水副彼名山見刻石之非工唯懸金之已陋是知沛王通論不獨擅於前修寧朔新

書更追慙於往冊徽幸棲仁岳忝遊聖海謬承恩獎敢
叙該博之致云

柳謏

字顧言河東人仕後梁吏部尚書入隋為晉
王諮議參軍歷秘書監以才學為煬帝所親

狎有集

十卷

議增房內樂鍾磬奏

晉大業初為書祕監煬帝
以禮樂事總付謏等增多

開皇樂器又增房內

樂益其鍾磬制可

房內樂者主為王后絃歌諷誦而事君子故以房室為
名燕禮鄉飲酒禮亦取而用也故云用之鄉人焉用之

邦國焉文王之風由近及遠鄉樂以感人須存雅正既不設鍾鼓義無四懸何以取正於婦道也磬師職云燕樂之鍾磬鄭玄曰燕樂房內樂也所謂陰聲金石備矣以此而論房內之樂非獨絃歌必有鍾磬也內宰職云正后服位詔其禮樂之儀鄭玄云薦撤之禮當與樂相應薦撤之言雖施祭祀其入出賓客理亦宜同請以歌鍾歌磬各設二虞土革絲竹並副之并升歌下管總名房內之樂女奴肄習朝燕用之

虞世基

字茂世會稽餘姚人仕陳尚書左丞入隋為內史侍郎參掌朝政唯諾取容字文化

及弑逆

見害

講武賦序

陳主嘗於幕府山校獵令世基於坐作講武賦奏之賜馬一匹

夫翫居常者未可論匡濟之功應變通者然後見帝王之畧何則化有文質進讓殊風世或澆淳解張累務雖復順紀合符之后望雲就日之君且修戰於版泉亦治兵於丹浦是知文德武功蓋因時而並用經邦創制固與俗而推移所以樹鴻名垂大訓拱揖百靈包舉六合

其唯聖人乎鵠火之歲皇上御宇之四年也萬物交泰
九有乂安俗躋仁壽民資日用然而足食足兵猶載懷
於履薄可久可大尚懷乎於御朽至如昆吾遠賁肅春
竒睪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貝冑雍弧之用犀渠闕鞏之
殷鑄名劍於尚方積琬戈於武庫熊羆百萬貔豹千羣
利盡五材威加四海爰於農隙有事春蒐舍爵策勲觀
使臣之以禮沮勸賞罰迺示民以知禁盛矣哉信百王
之不易千載之一時也昔上林從幸相如於是頌德長

楊校獵子雲退而為賦雖則體物緣情不同年而語矣
英聲茂實蓋可得而言焉

衮冕奏

墨勅曰可
承以單衣

後周故事升日月於旌旗乃闕三辰而章無十二但有
山龍華蟲作繪宗彛藻火粉米黼黻乃與三公不異開
皇中就裏欲生分別故衣重宗彛裳重黼黻合重二物
以就九章為十二等但每一物上下重行衮服用九鷺
服用七令重此三物乃非典故且周氏執謙不敢負於

日月所以綴此三象唯施太常天王袞衣章乃從九但天子譬日德在照臨辰為帝位月主正后負此三物合德齊明自古有之理應無惑周執謙道殊未可依重用宗彛又乖法服今准尚書予欲觀古人之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彛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具依此於左右髀上為日月各一當後領下而為星辰又山龍九物各重行十二又近代故實依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繪宗彛純黑藻純白火純赤以此相間而為五

采鄭玄議已自非之云五采相錯非一色也今並用織成於繡五色錯文准孔安國衣質以玄加山龍華蟲火宗彛等並織成為五物裳質以繡加藻粉米黼黻之四衣裳通數此為九章兼上三辰而備十二也衣標領上各帖升龍漢晉以來率皆如此既是先王法服不可乖於夏制徵而用之理將為允

元德太子哀冊文

煬帝長子昭立為皇太子諱
沖仁愛以疾薨詔內史侍郎

虞世基為哀冊文

文

苑英華作虞世南文誤

維大業二年七月癸丑朔二十三日乙亥皇太子薨于
行宮粵三年五月庚辰朔六日將遷座于莊陵禮也蜋
縛宵載鶴闕曉闢肅文物以具陳儼賓從其如昔皇帝
悼離方之就晦嗟震宮之虧象顧守器以長懷臨登餞
而興想先遠戒日占謀允從庭彛徹祖階祀收重抗銘
旌以啓路動徐輪於振容揆行度名累德彰諡爰詔史
冊式遵典志俾濬哲之徽猷播長久乎天地其辭曰宸
基峻極帝緒會昌體元襲聖儀耀重光氣秀春陸神華

少陽居周軼誦處漢韜莊有縱生知誕膺惟睿性道臚
日幾深綺歲降迹大成俯情多藝樹親建國命懿作藩
威挺先路烏奕渠門庸服有紀分器惟尊風高楚殿雅
盛梁園睿后膺儲天人叶順本茂條遠基崇體峻改王
參墟奄有唐晉在貴能謙居冲益慎封畿千里閭闔九
重神州王化禁旅軍容瞻言偃草高視折衝帷宸清祕
親賢允屬泛景鳳瀾飛華螭玉揮翰泉湧敷言藻綉式
是便煩思謀啟沃共惟積德豐衍繁祉粵自天孫光升

元子綠車逮事翠纓奉祀肅穆滿容儀形讓齒禮樂交
暢愛敬兼資優游養德恭已承儀南山聘隱東序尊師
有粹神儀深穆其度顯顯觀德溫溫審諭炯戒齊箴留
連主賦入監出撫日就月將沖情玉裕令問金相宜綏
景福永作元良神理冥漠天道難究仁不必壽善或德
祐遽瑤山之頽壞忽桂宮之毀構痛結幽明悲纏宇宙
慟皇情之深憫摧具僚其如疚嗚呼哀哉迴環氣朔荏
苒居諸沾零露於瑤圃下申霜於玉除夜漏盡兮空階

曙曉月懸兮帷殿虛鳴呼哀哉將寧甫窶長違望苑渡
渭渙於造舟遵長平之修坂望鶴駕而不追顧龍樓而
日遠嗚呼哀哉永隔存沒長分古今去榮華於人世即
潛隧之幽深霏夕煙而稍起慘落景而將沈聽哀挽之
悽楚雜灌木之悲吟紛徒御而流袂歛纓弁以霑衿鳴
呼哀哉九地黃泉千年白日雖金石之能久終天壤乎

長畢敢圖芳於篆素永飛聲而騰實

文苑英華五月作
二月徐輪作軒轅

度作授耀作國煩作蓄養作道儀
作凝申霜作嚴霜樓作駢霏作羅

隋左屯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姚恭公墓誌銘

并序 虞世基

撰 歐陽詢正書

缺

諱辯字思辯武威人也導清源於媯汭肇崇

構於軒丘世

缺

斯

缺

五世祖泓為晉所滅子孫播越

居于武威曾祖讚撫軍

缺

軍將軍武威太守並以碩量

偉才佐時匡國父寶散騎常侍

缺

山川降神象緯幼

而風韻開爽志節通亮弓殫百步之奇劍

缺

氣馳名

遂以材官入選周保定四年起家宗侍下士天和二年

缺

虧勝羣帥見囚公頻進奇謀竟弗能用乃以舟師

先濟朝廷

缺

統營校公撫養士卒勸課農桑莫不以

家實食廩人知禮節

缺

賞五年從周武帝平定晉州

推殄高壁十二月進屠并州既

缺

公獨為後距轉戰不

衰皇輿獲安公之力也頻蒙優賞以累

缺

六年從定

相州以前後功授大都督封安養縣開國子邑四

缺

檢

校武侯兵事又命公隋上柱國

缺

拔崇於武陟合戰又

於野馬

缺

相濟實繁有徒公建旆遙征攝弓言邁推

鋒接戰充著奇功大象

缺

戶開皇元年授上開府儀

同三司進爵為公增邑為一千戶

缺

所屆即事戎車

公誠勇奮發義同閫外屢出奇兵頻摧醜虜

缺

天府

凡厥賞賜散之士卒二年匈奴復入涼州詔以公為行

軍

缺

前後衝擊晝夜攻圍校尉之井既枯將軍之泉

又竭空有思梅之

缺

以亡為存策勲命賞理在不次五

年授右武侯驃騎將軍霍去病

缺

茂如也六年授雲州

道水軍總管戈船掩渚巨艦浮川河湫肅

缺

匪曰崇墉

基跣聳堞相望邊圻弗驚控弦遠逝其年授使持節河

缺

化若神明十年檢校疊州總管河州刺史行疊州

刺史事公才畧

缺

弘政教安民和衆於是乎在十

二年轉授左武侯將軍尋為涼州

缺

邊烽寢侯毳幕旃

裘望風歛迹十六年使持節靈州總管諸軍事

缺

俗

易風移政成朞月十八年授原州道行軍總管九年授

環州道

缺

總管公屢總戎律特精邊事每秋風起塞胡

騎揚塵折衝之狂非公

缺

二年授左武侯大將軍進爵

蔡陽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大啟

缺

皇丘欽明

御錄睿聖纂圖特荷天眷恩遇隆重密勿禁衛知無不

為

缺

威等同進位大將軍左武侯大將軍如故三年

以母憂去官其年有

缺

自天幾於毀滅僉俛王事杖

而後起四年以官方草創授金紫光祿大夫

缺

光祿大

夫如故車駕北巡諸蕃朝朔以舊典糾察整肅軍容乃

令公

缺

旌門洞張內外肅然事嚴細柳吐谷渾大保五

期尼樂周等率衆歸附

缺

鑾蹕西幸底定渾國乃以公

為鬱卑道將軍旗鼓所振莫不催殄俘缺右光祿大夫

左屯衛大將軍如故乃獻凱廟庭禮崇備物六軍之長

缺車駕南巡江都以公京師留守職居爪牙任惟心膂

出處崇重朝野榮之大業七年三月邁疾十九日薨於

京兆郡春秋六十有六惟公體量宏遠缺興義造次弗

違虛已推賢始終同致加以雄圖恢廓奇略弘遠氣有

餘勇莫之與抗善於御撫得士卒之心長於政術致廉

平之美自入統禁旅出缺所夙夜匪懈簡在帝心至

於敬友穆親輕財貴義家稟誠孝奉以周旋訓不與善
遽此歸全知與不知莫不流涕粵以其年十月癸丑朔
二十一日^缺有詔故左屯衛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姚
思辯性理和謹秉心恭慎歷任^缺式表哀榮可贈左光
祿大夫又蒙賜物八百段粟麥一千石謚曰恭公^缺

祀^缺長瀾若水遠馥薰風時賢

既及世德斯隆勤王成務啟羈垂功炳靈不已^缺冥焰
落鴈窮能通援盡妙蹶張選勇期門待詔職分七萃官

聯五營

缺

陪衛出擁高旌汜水兵略常山陣勢卓犖明

謀沈深節制功有必取筭無遺計

缺

恩寵顯赫身名執

恭履順守滿持盈方陪紀岳遽掩佳城游魂不歸逝川

缺

春秋遞代徽猷永遠

金薤琳瑯跋云志稱辯精於邊事屢立大功蓋老將也其官至

大將軍而死謚恭公爵亦尊矣而隋史不為立傳向非率更之書後世不復知有辯此古人墟墓之文所以必托之名筆豈無意耶

虞綽

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仕陳太學博士永陽王記室入隋引為學士歷授建節尉坐與楊玄

感交徙且未至

長安亡捕誅

大鳥銘

緯累遷著作佐郎與族人世南等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詔從征遼東煬帝舍臨

海頓

見大鳥詔緯為

銘命有司勒於海上

維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丙子皇帝底定遼碣班
師振旅龍駕南轅鸞旗西邁行宮次于柳城縣之臨海
頓焉山川明秀實仙都也旌門外設欵跨重阜帳殿周
施降望大壑息清蹕下輕輿警百靈綏萬福踐素砂步
碧沚同軒皇之襄野邁漢宗於河上想汾射以開襟望
蓬瀛而載佇肅然齊肅藐屬殊庭兼以聖德遐宣息別

風與淮雨休符潛感表重潤於夷波壁日曬光卿雲舒
采六合開朗十洲澄鏡少選之間儵焉靈感忽有祥禽
皎同鶴鷺出自霄漢翻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靡
霜暉於羽翮激丹華於背距鷺翔鳳跼起鴻騫或蹶
或啄載飛載止徘徊馴擾咫尺乘輿不藉揮琴非因拊
石樂我君德是用來儀斯固類仙人之騏驎冠羽族之
宗長西王青鳥東海赤鴈豈可同年而語哉竊以銘基
華岳事乖靈異紀迹鄒山義非盡美猶方冊不泯遺文

可觀況盛德成功若斯懿鑠懷真味道如此感通不鏤
名山安用銘異臣拜稽首敢勒銘云來蘓興怨帝自東
征言復禹績乃御軒營六師薄伐三韓肅清龔行天罰
赫赫明明文德上暢靈武外薄車徒不擾苛慝靡作凱
歌載路成功允鑠反旆還軒遵林並壑停輿海溼駐驛
巖趾竄想遐凝藐屬千里金臺銀闕雲浮岳峙有感斯
應靈禽效祉飛來清漢俱集華泉好音玉響皓質冰鮮
狎仁馴德習習翩翩絕迹無泯於萬斯年

許善心

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仕陳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陳亡入隋歷禮部侍郎轉給事

郎授通議大夫宇文化及弒逆江都不屈被害

神雀頌

善心授虞部侍郎開皇十六年有神雀飛於含章闥高祖賜譙百官善心於座

請紙筆製神雀頌賜物二百段

臣聞觀象則天乾元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尊雨
施雲行四時所以生殺川流岳立萬物於是裁成出震
乘離之君紀鳳司鳳之后玉鍾玉斗而降金版金縢以
傳並陶冶性靈含煦動植眇玄珠於赤水寂明鏡乎虛

堂莫不景福氤氲嘉貺龕集馳聲南董越響雲韶粵我
皇帝之君臨闡大方抗太極負鳳邸據龍圖不言行焉
攝提建指不肅清焉喉鈴啟閉括地復夏截海翦商就
望體其尊登減昌其會縣區浹宇遐至邇安騰實飛聲
直暢傍施無體之禮威儀布政之宮無聲之樂綴兆總
章之觀上庠養老躬問百年下土字民心為百姓月棲
日浴熱坂寒門吹鱗沒羽之荒赤蛇青馬之裔投戈請
吏削衽承風豈止呼韓北場頻勒狼居之岫熄慎南境

近表不耐之城故使天弗愛道地寧吝寶川嶽展畏幽
明効靈狎素游頽團膏漱醴半景青赤孳歷虧盈足足
懷仁般般擾義祥祐之來若此升降之化如彼而登封
盛典云亭佇白檢之儀致治成功柴燎靡玄珪之告雖
奉常定禮武騎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
讓其在斯乎七十二君信蔑如也故神禽顯賁玄應特
昭白爵主鐵豸之奇赤爵銜丹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
履武戴文曹植嘉爵之篇棲庭集牖未若于飛武帳來

賀文槐刷采清蒲將翽赤蜀玉几朝御取翫軒楯之間
金門旦開兼留暈翟之鑒終古曠世未或前聞福召宜
徵得之茲日歲次上章律諧大呂玄枵會節玄英統時
至尊未明求衣晨興於含章之殿爰有瑞爵翺翔而下
載行載止當宸宇而徐前來集來儀承軒墀而顧步夫
瑞者符也明主之休徵雀者爵也聖人之大寶謹案考
異郵云軒轅有黃爵赤頭立日傍占云土精之應又禮
稽命徵云祭祀合其宜則黃爵集昔漢集泰時之殿魏

下文昌之宮一見雍丘之祠三入平東之府並旁觀迴
矚事陋人微奚足稱矣抑又聞之不刳胎剖卵則鸞鳳
馴鳴不澆浸焚原則螭龍盤蛇是知陛下止殺故飛走
宅心皇慈好生而浮潛育德臣面奉綸綍垂示休祥預
承嘉宴不勝藻躍李虔僻處西土陸機少長東隅微臣
慙於往賢逢時盛乎曩代輒竭庸瑣敢獻頌云太素式
肇大德資生功玄不器道要無名質文鼎革沿習因成
祥圖瑞史赫赫明明天保大定於鑠我君武義迺武文

教惟文橫塞宇宙旁凝射汾軒物重造姚風再薰煥發
王策昭彰帝道御地七神飛天五老山祇吐祕河靈孕
寶黑羽升壇青鱗伏皂丹鳥流火白雉從風棲阿德劬
鳴岐祚隆未如神爵近賀王宮五靈何有百福攸同孔
圖獻赤荀文表白節節奇音行行瑞跡化玉黼宸銜環
陸戟上天之命明神所格經應在旃伊臣預焉永緝韋
素方流管絃頌歌不足蹈舞無宣臣拜稽首億萬斯年

七廟議

大業元年煬帝入營立七廟詔有司詳
定善心為禮部侍郎攝太常少卿與博

士褚亮等議詔

可未及創制

謹案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玄又據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案鄭玄義天子唯立四親廟並始祖而為五周以文武為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為七廟王肅注禮記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

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案王肅以為天子七廟是通百代之言又據王制之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二為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并太祖而為七周有文武姜姬合為十廟漢諸帝之廟各立無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建其禮以高帝為太祖而立四親廟是為五廟唯劉歆以為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數內有功德則宗之不可

預毀為數也是以班固稱考論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
矣光武即位建高廟於雒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
祖宗而為七至魏初高堂隆為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
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代至
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親而為六廟
晉武受禪博議宗祀自文帝以上六世祖征西府君而
宣帝亦序於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也江左中興賀
循知禮至於寢廟之儀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帝初受晉命

為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即位之後增祠五世祖相國掾
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於六廟逮身歿主升從昭
穆循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弗革加崇迭毀禮無
違舊臣等又案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別立廟至於禘祫
俱合食於太祖是以炎漢之初諸廟各立歲時嘗享亦
隨處而祭所用廟樂皆象功德而歌舞焉至光武乃總
立一堂而羣主異室斯則新承寇亂欲從約省自此以
來因循不變伏惟高祖文皇帝睿哲玄覽神武應期受

命開基垂統聖嗣當文明之運定祖宗之禮且損益不
同沿襲異趣時王所制可以垂法自歷代以來雜用王
鄭二義若尋其指歸校以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經
通子雍總貫皇王事兼長遠今請依據古典崇建七廟
受命之祖宜別立廟祧百代之後為不毀之法至於鑾
駕親奉申孝享於高廟有司行事竭誠敬於羣王俾夫
規模可則嚴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復古而貴能
變臣又案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冢人處職而言

之先王居中以昭穆為左右阮忱撰禮圖亦從此議漢京諸廟既遠又不序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雜用漢儀事難全採謹詳立別圖附之議末

皇后屬車奏駁

皇后屬車三十六乘初宇文愷閭毗奏定請減乘輿之半善心

奏駁

制可

謹案周禮后備六服并設五輅采章之數並與王同屬車之制不應獨異又宋孝建時議定輿輦天子屬車十有二乘至大明元年九月有司奏皇后副車未有定式

詔下禮官議正其數博士王燮之議鄭玄云后象王立
六宮亦正寢一而燕寢五推其所立每與王同謂十二
乘通闕為允宋帝從之遂為後式今請依乘輿不須差
降

皇太子服衮冕對

牛弘奏皇太子冬正大朝請
服衮冕帝問給事郎許善心

曰太子朝謁著遠游冠有何典故善心對帝
曰善竟用開皇舊式案此似非面對因錄

晉令皇太子給五時朝服遠遊冠至宋泰始六年更議
儀注儀曹郎丘仲起議案周禮公自衮冕已下至卿士

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之服也伏尋古之公侯尚得服衮以入朝見况皇太子儲副之尊謂宜式遵盛典服衮朝賀兼左丞陸澄議服冕以朝實著經典自秦除六冕之制後漢始備古章魏晉以來非祀宗廟不欲令臣下服於衮冕位為公者必加侍官故太子入朝因亦不著但承天作副禮絕羣后宜遵前王之令典革近代之陋制皇太子朝請服冕自宋以下始定此儀至梁簡文之為太子嫌於上逼遂冠遠遊下及于陳皆依此法後周

之時亦言服衮入朝至于開皇復遵魏晉故事臣謂衮冕之服章玉雖差一日而觀頗欲相類臣子之道義無上逼故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宰安平王孚著侍內之服四年又賜趙燕樂安王等散騎常侍之服自斯以後台鼎貴臣並加貂璫武弁故皇太子遂著遠遊謙不逼尊於理為允

隋書

宇文述役兵議

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旦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攝御史

大夫梁毗奏勅之上方以心腹委述法官乃推言役不滿日先千餘兵皆稱被役經二十

餘日後更云初不被役上付議虛實皆議為虛善心議不當免煬帝可免罪之奏

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闕於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姦狀分明此何可捨

梁史叙論

初善心父陳衛尉卿亨撰梁史未就而歿善心修續成書其序傳末述制

作之意

謹案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以正時以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三才而育德肖二統而降靈

有人民焉樹之君長有貴賤矣為其宗極保上天之睠
命膺下土之樂推莫不執太方振長策感召風雲驅馳
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之也一致革
命剏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農
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黃軒以來晦其文而顯其用登
丘納麓具訓誥及典謨貫昂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洎辯
方正位論時訓功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櫛机乘車擅
一家之稱國惡雖諱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

元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遞襲五勝相沿俱稱百谷
之王並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逮有梁之興
君臨天下江左建國莫斯為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
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
生爰升寶厯拯百王之弊救萬姓之危反境季之末流
登上皇之獨道朝多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
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刑蕩蕩巍巍可為稱首
屬陰戎入穎氏羯侵洛沸騰慘黷三季所未聞掃地滔

天一元之巨厄廊廟有序翦成狐兔之場珪帛有儀
碎夫虎狼之手福善積而身禍仁義在而國亡豈天道
歟豈人事歟嘗別論之在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
懷述作凡撰齊書為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及闕
而未就者目錄注為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冢
壁皆殘不準無所盜帷囊同毀陳農何以求秦儒既坑
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絕所撰之書一
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為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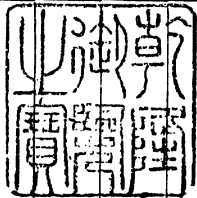
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祕閣
訖善心早嬰荼蓼弗荷薪構太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
之初蒙授史任方願油素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才仰
成先志而單宗少強近虛室類原顏退屏無所交遊棲
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
其人加以庸瑣涼能孤陋末學忝職郎署兼撰陳史致
此書延時未即成績禎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值本邑淪
覆他鄉播遷行人失時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

別館而懸壺家中舊書在後焚蕩今止有六十八卷在
又並缺落失次自入京已來隨見補葺畧成七十卷四
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為一帙十卷宗室
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
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
逸民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止
足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
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述一卷合一帙十卷凡稱

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竝善心補闕別為叙
論一篇託于叙傳之末

仁義在北史作仁義存油素作
緇素焚蕩作蕩盡六十八卷在

作六十八卷獲
存已來作以求



隋文紀卷五